

往事漫忆



我和无言战友『草上飞』

张礼恒文

我1973年底应征入伍，新兵训练结束后，被分配到天山腹地大山深处的伊犁军分区松拜边防站。我们的巡逻路线中，多数地方的路况不好——狭窄弯曲、沟壑纵横。虽然上级配发了巡逻车、雪地摩托等工具，却派不上用场，巡逻只能靠骑马。

1974年春节前后，大雪一直下个不停。大年初一吃过饺子后，站里开始组织巡逻。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巡逻，也是第一次骑马，心里感到有些激动，也有些紧张。班长从马舍里牵出一匹名叫“草上飞”的军马给我。这是一匹枣红马，毛色发亮，红得像一团火，身体匀称高大，马背快高到我头顶了，修剪过的马鬃披挂在脖颈上，长长的马尾不时地摆动着，看上去还算温顺。巡逻队由六人组成，各自备好马鞍后，带队的副连长招呼大家上马。我跨上军马还没坐稳，它昂首嘶鸣，突然尥起了蹶子。我从马背上仰面朝天地摔了下来，屁股摔得生疼。第一次接触，它就给我来了个“下马威”，看来对我这个新兵颇为藐视。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，狠狠地在他背上打了两拳，又踢了两脚。这时副连长对我说：“你不要打它，越打它越不服气，再说这匹马比你入伍还早两年呢，它可是‘老兵’了。”听了这番话，我的火气顿时消了一大半，心想，在这匹军马面前，我还是个“新兵蛋子”呢！立时，我对“草上飞”平添了一种敬畏之情。我在它额头上轻轻地抚摸了几下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打你。”这时“草上飞”也安静下来，好像接受了我的道歉。就这样，我和“草上飞”相识了。巡逻途中，我们之间再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，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后来，我向老战友们了解到了军马的脾气秉性和饲养方法。战友们说，人要和军马建立感情，让它真正成为我们的无言战友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马是通人性、有灵性的动物，接触多了感情自然也就加深了。后来，我和“草上飞”一起战斗和生活，经历了许多让我终生难忘的事。

一次，“草上飞”精神萎靡，不吃不喝，我心里很着急。经兽医诊断，“草上飞”患的是感冒，他开了一些中草药和西药，还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。为了让“草上飞”早日康复，白天，我牵着它晒晒太阳，喂它时多加一些精饲料，还找来鸡蛋和牛奶，熬了米汤给它喝，并把军大衣给它披上保暖；晚上，我搬进了马舍，方便对它精心照顾。没过几天，“草上飞”就恢复了健康。

冬季，雪深没过马膝盖的时候，也是军马

最易患关节炎的时候。我找来羊皮缝制了护膝绑在马腿上，这样，不仅保暖，还能帮它预防关节炎。战友们都说：你伺候军马跟伺候人一样周到细致！

经过一年多的亲密接触，我和“草上飞”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，它对我的口令和手势理解得很到位。每当我与“草上飞”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总是将额头抵在我的胸前，表现出深深的依恋和不舍。

一次，完成巡逻任务归来，我卸下了马鞍，给它梳理毛发缓解疲劳时，“草上飞”突然躁动不安起来，鼻孔不停地呼气，打着响鼻，一只前腿使劲刨地——这是军马紧张恐惧的表现。我知道“草上飞”一定发现了什么，低头一看，一条一米长的灰褐色蝮蛇正张着嘴，露着毒牙，吐着长长的信子，高昂起头向我和“草上飞”发起攻击。这是一条毒性很强的蛇。我立即挥起马鞭向它打去，蛇仓皇逃走了。后来听战友们说，这里毒蛇很多，一旦被毒蛇咬了那可是致命的。

经过了这次“蛇口脱险”，我对“草上飞”更加关心、爱护了。几天不见，我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。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，我都要从马舍里牵出“草上飞”，带它吃一些鲜嫩的青草。我还割来天山红花、金莲花等预防疾病的中草药和营养丰富的苜蓿草喂它。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，我领到的月饼和糖果，全都喂了“草上飞”。站里喂养着十匹马，马，“草上飞”站在马群里，毛色油光发亮，膘肥体壮，俨然一个“美男子”。

一天，我和战友陈先义骑马给边防站二十多公里外的一块界碑刷漆时，陈先义突然捂着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来。看着他满头大汗、痛苦不堪的样子，我心里很着急。忽然我眼前一亮，有办法了——不是说“老马识途”吗？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，将情况简要地写在纸上，用马鬃绑在“草上飞”的脖子上，轻轻拍了它的额头几下，命令道：“‘草上飞’，你赶快回家送信，越快越好！”它眨了眨眼睛，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扬起四蹄飞一般地往回奔。这是我第一次让它远距离执行任务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指导员果然开车赶来了。我们把陈先义抬上车，开足马力赶往农垦团场医院。经医生诊断，陈先义患的是急性胃穿孔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医生还说再晚了就会有生命危险。

还有一次，我和“草上飞”往山上的哨所运送生活用品，山路狭窄、陡峭，又刚下过雨，道路湿滑。我牵着“草上飞”艰难地往山上走，一不小心脚下一滑，我跌下了路面，身体悬在半空。情急之下，我紧紧地抓住了缰绳。只见“草上飞”站得稳稳的，头部用力向上扬起，好像使出了全身的力量，一下子把我拽上了路面。我站起身来，把它的头揽进了怀里，拍了拍它的脑门说：“好样的！多亏了你的搭救，不然我就粉身碎骨了！”

1977年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被调到坡马边防站担任排长，从此再也没有见过“草上飞”，但一直关注着它的情况。一个下午，我听战友刘建立说，它在训练时一条腿踏入了鼠洞，造成了严重的骨折，退役了，心疼得我好几天没怎么吃饭。

时光荏苒，当年的小战士如今已成了头发花白的老翁。每当我回忆起和“草上飞”相处的岁月，都会唏嘘感叹，心中升腾起对无言战友“草上飞”深深的敬意和久久的怀念。

老照片



感谢三位好心人

谷洪奎 文/供图

这张照片是1971年秋，母亲去部队看我时照的，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。说起母亲去部队的事，我又想起了当年曾经帮助过母亲的三位好心人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1971年秋，母亲想我了，要去我们部队驻地山西洪洞来看我。那年母亲已经年过六旬了，又不识字，一个人出远门家里人不放心，在衡水上车时，家人把她托付给了一位女列车员。这位好心的列车员一路上给了母亲很多关照，列车到太原站时，她又把母亲的事告诉了另一位列车员。母亲在太原站列车员的帮助下，办好了中转签字手续，并在正确的地点排了队，上了车。在她们的帮助下，母亲顺利地到达了洪洞车站。出站后，在去我们部队所在村的路上，恰巧又遇到了该村一位驾着毛驴车的老大爷。几经询问，老大爷弄清是去部队的，便让母亲坐上了他的车。

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：你怎么不去接呀？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，打长途电话得去邮局等。一般电报也不会及时送达。当我接到电报到了车站，母亲已经坐着毛驴车来到村中。

回村后第一时间看到母亲时，我的心里非常激动。老人家的突然到来让我喜出望外。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这一路上，多亏了好心人的帮助啊！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三位好心人的事我始终没有忘怀，他们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。三位好心人的事迹虽然平淡无奇，但却是那个时代民风的一个缩影。愿所有的人都弘扬这种精神，使我们的社会充满正能量！